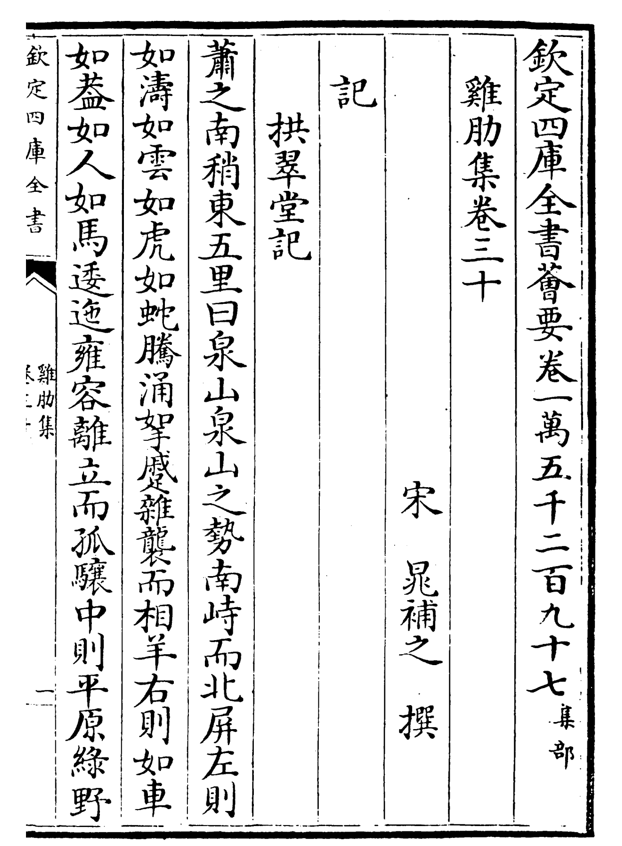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三十

宋 晁補之 撰

記

拱翠堂記

蕭之南稍東五里曰泉山泉山之勢南峙而北屏左則如濤如雲如虎如虬騰涌拏蹙雜襲而相羊右則如車如蓋如人如馬逶迤雍容離立而孤驤中則平原緑野

桑柘禾黍井閭溝洫什伍而縱横泉出于山夏冽而甘冬木落山瘦泉渟而不冰泉旁土腴潤宜九穀百果衆物皆夥其南踰百里至于汴舳艫萬艘以輸賦于京師以下入于江淮淛荆湖閩廣其北不五十里至于泗商賈游士之載者自大野以東西通于齊魯趙魏之衢以下達于淮入海而泉山介其間其境勝而土樂又甚易至也然往來者旁午而莫之聞雖余少長數舍間亦莫之聞也豈人皆不知山水登臨之可樂而事驅之惟其

憧憧而過者皆有求於汴泗而無求於泉山故泉山雖近而莫之聞尚有美於此者或去城郭益遠居人勝士足跡之所不至而田夫野老常居之林以為樵蘇為逋亡聚而泉以為漚以飲牛馬千百歲而無過焉者也且物固無情於所遭而遺天地之美為可惜又東北俗椎魯雖信美或不知擇而居居之或不愛愛而不以語人語人而不能夸以大之故皆不顯葢如嶧山靈岩或有名秦已來或名天下四絶處與齊境諸泉皆清泠鳴射

如線如珠仰出竒異以皆在東北下國僻處故聞者往往不道道之亦未必信況未有名于昔者則雖近而莫之聞亦無足怪也而賓君師道世居於蕭恬澹寡嗜好嘗為一尉即拂衣去讀書賦詩不以取名而以自娱故能獨得泉山而居之居之而愛然不以語人不夸以大之曰此樂神所祕吾非不能與人同之從我者寡也然士之慕君者時往焉故泉山因以知名而師道没十年其子明遠始益築圃疏治為亭為庵而面勢作堂臨泉

之上盡山之勝以其四達而望皆山也則以拱翠名之曰雖然不能盡也頃余固以聞師道於徐之君子後謫佐宋都始識明遠於國子生中出師道詩讀而愛之而明遠因道拱翠勝絶且圖其圃以來求文為記而余未至泉山也然少游吳愛富春四合皆山民居蟻附山上而中大溪蜿蜒貫之嘗自言仕宦幸至縣令當求富春然吏居不可久也又竟不得況田晦耕稼終身優游之樂哉又嘗聞膠西牢山有老人七八輩不出山食其山

中藥皆百餘歲耳聰目明意甚慕之而念不可以遠墳墓欲築室故縉城東以老而縉去山遠相其原阜見似山者而喜則泉山之往來余懷可知矣而明遠方年少氣鋭日夕治其業為揚名顯親事則雖其居之勝草木日茂池檻日修而有時去之得不為猨鶴林澗之辱且拒哉昔漢隱者王儒仲與令狐子伯交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因遣子奉書儒仲車服甚寵而儒仲子方耕見客不能仰視儒仲愧焉其妻曰始君志

何如令子伯之貴孰與君髙而慚兒女子乎儒仲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隠遯余以謂師道潛德不愧儒仲而明逺溫恭慕義非儒仲子比且功名可求也其成有命則明逺固不得以彼而易此也

有竹堂記

濟南李文叔為太學正得屋於經衢之西輸直於官而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牓諸棟間又為之記於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埽地置筆

研呻吟策牘為文章日數十篇不休如繭抽緒如山雲
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發須臾盈卷軸門窗几案
婢僕犬馬目前之物有一可指無不論說形容殫謝而
故評之以致其欣悅而於竹尤數數也顧其地狹而甲
天雨榛蕨蜘蛛之織河柳兎葵之所交横而蒙翳人不
知其竹也有過者文叔必顧堂下而語之讀壁間記仰
棟而指其牓曰吾固詔客矣客躧然而笑曰今夫渭川
之千晦淇園之林與南山之造天而蔽日者其大若杯

若盂若桐梓之軀其膠繚岵岩之上而臨百仞之淵不特出屋檐而摩牆堵也莫春者春雷隱山萬笴奮角如犀兕作鐸解而出碧一日百尺彌望不可以極於時刀斧之取材者度徑圍而得之大小齊一西轉巴笮南引江漢浮渭而亂河困束箄屬而下者為筒為干為屋椽揵菑千丈之笮徧國之藩籬是賴與竅而比夫律呂以悲哀娛耳者皆聲滿天地也是其旁之人室廬竹也用器竹也樵而薪者竹也以貿米鹽而出之其鄰境者竹

也夫此人豈知竹之愛脩然而喜諄諄然語人而以夸之曰吾居有竹也哉文叔亦齴然而笑曰不然夫物安知其貴賤之所常在玉之美而藍田以抵鵲沈為美木而交趾以為槃食蠃白鷴錦雉山中以醢腊而貴人以百金致茗以為粥而胡人以為佩夫物固有以多為賤而以少為貴者今夫王城之廣大九塗四達三門十二百坊之綦置工自王侯至於百姓庶民宮接而垣比車馬之所騰藉人氣之所蒸潰囂塵百里欲求尺寸之地

以休佚而莫之致而貧者置圜無所況於其他哉然則環堵不容丈而有竹如吾堂者不知能幾人也則余所以揭之於楝而名之書諸壁而記之翛然而喜諄諄然語客而以夸之不亦可哉且竹之美昔人以比德松柏在冬夏青青君子之所獨也以夫少猶貴之使余得見夫渭川淇園與南山之薈蔚者而遊其間雖多固不可賤也夫多猶不可賤而又況其少哉客曰唯雖然吾聞昔王子猷好竹嘗曰安可一日無此君閩吳中士大夫

有佳竹欲觀之徑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欲留而不可將出主人閉之因盡歡而返今文叔居有竹文叔姑亦洒埽儲具借不邀客客將造門坐堂上不去曰竹固招我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潁川晁補之无咎記

清美堂記

昔栁子厚名愚溪而居而溪之神見夢曰余甚清且美為子所喜子幸擇而居余而辱余以無實之名以為愚

耶子厚與之辨其言信激而有理須城王景亮以為不然曰夫物之名物之實也且子厚固不愚夫安能使溪愚也士而矜其能不自愛以近權利而取悔未始病其智也而曰我固愚余羞之在州里則賢不肖小大皆趨焉行四方則父慕交之居朝廷則附者衆若此皆自以為吾智能得之而余以為有命故余進則不敢以智徼其所難而退亦不敢以余力之所無如何而受余之愚青汶之陽盧泉之上其南大澤其土腴其生物夥而可

悅築圃而居之為堂以臨盧泉而挹北山取其所謂甚清且美者合而名余堂盧泉之上多楊柳茂木可休而坐釣魚以忘老杖而望北山雲氣之浮游可接也其前岡阜陂隰巃嵸而瀰漫青齊之往來者歧路迤靡牛羊麥禾膏野極望鳴鸛鶴而下鳧雁也余又種花其旁為錦堤鑿堂之東西為池植柏其唐以達于門為逕為臺為庵為亭以出眺而入息以與賓客坐而談笑為樂叢竹雜果奇石異草凡物之清且美而可悅者甚衆也獨

泉乎哉且物之清惟其自然宜不以人之所處要地僻壤改其度也然世之人出入乎官府而往來乎廛市者朱墨搶攘之與居米鹽諠啾之與曹雖有物境可以澄耳目而曠心意者不暇一接則物雖不以要地僻壤所處者改其度而自人觀之異矣而余終歲優游焉於此則所謂清美而可悅者非余獨得之哉而所為名余堂者亦豈非以其實耶柳子厚以謫居遠方一旦得官捨而去孰與余常有此也於是求文頼川晁補之以記之

補之曰嗟乎昔之君子進則急於功名不暇擇當否退而懟不逢則詆溪谷草木以自解說豈不過甚矣乎若景亮進不干時退而處其常斯可矣近時豫章黄庭堅魯直有美名其羇旅於魏嘗歌曰盧泉之瀕可忘死補之愛焉然補之亦未嘗至盧泉也獨嘗以事出鄆之東郭見其川源土俗之富意固樂之而補之先君又葬於濟濟與鄆澤南北也庶幾它日過景亮臨斯泉一醉解吾纓而濯之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

白蓮社圖記

廬山白蓮社十八賢者始晉太元中鴈門正覺法師慧遠愛此山卜居之而河內覺寂大師慧永先居西林故法師所居號東林云法師神明英越初從太行釋道安落髪道安知其能使道流東國者也時諸方名德聞風而至與同修淨土之社者甚衆而十八賢者社中之傑也曰佛䭾耶舍佛䭾䟦陁羅竺道生慧持慧叡曇恒道禺道敬曇詵內有士曰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

野張詮合十八人而佛馱二尊者罽賔人皆神僧也餘各有異跡又法師最善陶淵明陸修靖兩人高蹈不肯入社先是南海漁人嘗網得文殊金像有文云阿育王造也後商人於東海得其圓光以合像若符節陶侃嘗取之旋失去至是法師禱之江上出焉永公室中嘗有虎或畏之即驅上山去恒公行有鹿馴擾耶舍赤髭呪水洗弟子足使閉目但聞風聲自龜茲一夕至姑臧䟦陁羅嘗見彌勒兜率天上得不還果有釋迦舍利三顆

及羣士等皆有異跡見於其傳則法師可知已初法師送客常以虎溪為限最厚陶潛陸修靖偶送兩客不覺過溪然陶忘懐得失晉宋間一人耳修靖後得道度世兩人固非入社者皆善法師而謝靈運恃才傲物嘗求入社法師以心雜止之靈運不恨也為鑿二池種白蓮後名其社云殷仲堪之為荊州也時入山修敬故圖中所繪陶陸謝殷在十八人之外令龍眠李公麟為此圖筆最勝然恨其畧也故余稍附益之凡社中士十八人

非社中士四從者若干馬六蓋人物因龍眠之舊者十五他皆新意也菩薩像倣倛翌雲氣倣吴道玄受塔天王圖松石以闗仝堂殿雜草樹以周昉郭忠恕卧槎垂藤以李成崖壁瘦木以許道寧湍流山嶺騎從韉服以魏賢馬以韓幹虎以包鼎猿猴鹿以易元吉鶴白鷳若鳥鼠以崔白余自以意先為山石位置向背物皆作粉本以授畫史孟仲寧使摹寫潤色之余幼慕無生法墮世網不得出貶玉溪時道廬山愛而欲居不可家緡城八

年時往來於懐也至為思山辭十數醉輒歌之初見李圖悠然忽如蠟屐扶杖行其中故為此圖特盡意

澶州學生登科記

周公封於魯禮樂傳焉孔子生於魯六經出焉學之為聖人事其求莫近於魯也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衛固兄弟而政豈兄弟也耶雖然周公教康叔以求商之遺民賢人君子長者康叔能修之武公文公有文章道化葢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於詩具在也孔子取之

適衛而言曰庶矣哉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聖人之於衛亦不可無澤也秦并天下立州郡至於今不改而君角之亡地澶即其墟始余自南州求濟中流而歎知衛之美也登南北城而望則山川迤靡圖記可指蓋楚宮頓丘泉源淇水須漕之地彷彿而在其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則原其國俗好學而樂善本於餘習者如此自季札見夫五人者以謂衛多君子其國無故則其所從來者舊矣非特孔子時為然也

而秦漢以降士或忘其故習不醇乎文學之緒有夏育尚氣任俠之風述往事者不善子羔脱身於孔氏之難而喜道仲由結纓於臺下之勇也葢莫盛於漢質直如汲黯曠時而不一人而倜儻喜戰鬬如後魏李崇輩比者迄於五代往往而出相望也反而思之然後知治天下病學校之不設太祖太宗神武不殺四夷屈降真宗北巡叛虜奪氣而澶之人始開門相往來人人知本農桑勸學校以不忘其故家遺俗之盛士亦稍稍能自有

聞於時繇學生而取科第者自興國逮元豐可攷而記者若干人其一時行事皆有可道而不幸窮夭且世無人者又不可勝訪斯已盛矣今天子以儒術治天下而汲郡韓公之守澶也能推天子所以樂儒術之意行之其邦始命其叅軍晁補之率邦人諸生而與之游且告補之曰無所待而興者豪傑也降是則君子不能無勸焉士而知讀書為儒取科第列士大夫以歸榮其親榮其邦人焉亦可尚矣子無乃為次敘其名氏而記之予

聞而益喜曰不可一日而不治者三晦之宅猶如此日前之事猶如此況人倫所以本乎跨浮梁而望大海之奔渾為馬圖為榮光神氣之發也獨人異哉將必有君子如季札之所道其理然也因歷攷其古之所以盛所以衰與夫風聲氣俗之變而載若干人者於其後使邦人諸生一過而知焉後之大車駟馬洋洋乎四方人指以為勸者亦知夫所以致此自公之教而始也公名璹官右諫議大夫云元豐三年十二月某日記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濟為州治鉅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無山東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鄉其東南邑故縉城地云嘗鑿山得金因為金山縣凡平土淺山無金此山乃有金知其地氣與並澤異凡九穀果蓏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若松檜梅櫟遷乎其地而不能為良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為兒時所聞見其俗饒美大家率輕作業樂善而好士厚子弟於學游客晨夜相面背于門庖無熄煙然

不勸又好為園圃游樂事以相尚而非為利張氏其甲也其先世豐人太宗時侍御史肅字穆之以敢言不茍合四十謝事為王黃州所畏始起家而顯者也御史子畋字無逸高介有父風亦早棄事初壞田作此園佳木異卉錯置竹萬竿出郭門而望蓊然秀色横野其陽金梭嶺陰賀溝起伏異狀其外莽蒼無際目極可喜無逸得此因忘仕宦意而故張公安道石公曼卿皆與往來良厚園有亭曰先春張公客游愛之石公為穿毎醉而

忘返也皆有詩留亭上兩公前輩偉人傑士不妄以詩
與人也葢六七十年矣前此無逸子孝綽孝基孝孫亦
善士好客能修其先人之業猶及與余先大夫游聞先
大夫稱焉不知園幾時廢而元符中余南歸始自鉅野
遷此邑並嶺行溝上秋稼離離雉驚起馬前館無遺址
桃李不復在獨兩老檜離立榖壠間風雨摧剝蒼皮白
枝龍虎躩拏而上數十尺道衍隰而來未見也下馬半
嶺北望南武七日諸山或斷或續屏列遠陸如畫其南

數百皃雁飛集鳴嘤聲回望白水明滅桑野間意甚樂之順塗而詠吾居不可以易此也因買田築室距百步時時至其地捫檜坐石至於日入悵然惜兩公之跡將泯而恨無逸之不復見也而其孫大方從余游久乃語之大方則啾然有間曰此固張氏地請復焉未數歲則築垣移植如其故徑檻旁午草木扶疎矣且營三亭曰先春其舊名也曰樂意曰生香因曼卿之詩也又礲三石來言曰其一求文以記其事其二請書兩公詩與記

俱傳也余欣然曰吾里俗衰不有君子何以使復善且為近市利日不足鋤犂腹飽則載粟入城市賈士宅士無邑居故吾里之為士者微令子獨能羞而反之不致求羸餘既異俚俗意而憂世家之墜念祖父之所嘗游賢公才士之跡至此而俱熄也慨然圖復之又欲因文以傳尤異余何愛不為子記之亦稍稍化吾里持家猶子豈但數過子相羊樂飲無人之境以忘吾老如是而已也大觀二年七月十八日潁川晁補之記

近智齋記

傳曰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宇宙至廣萬物至夥千古至遠衆理至幽而欲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地盡攬而悉儲之譬以芥納山人知其不可故神智大矣德配蓍卦而昔人猶或以謂智有所困神有所不通雖然聖人葢常通而不困夫常通而不困豈特其生而知之皆備於我者能若是亦必曰好古敏以求之也而天下之不知者迺始曰聖人必其生而知之故不窮其曰好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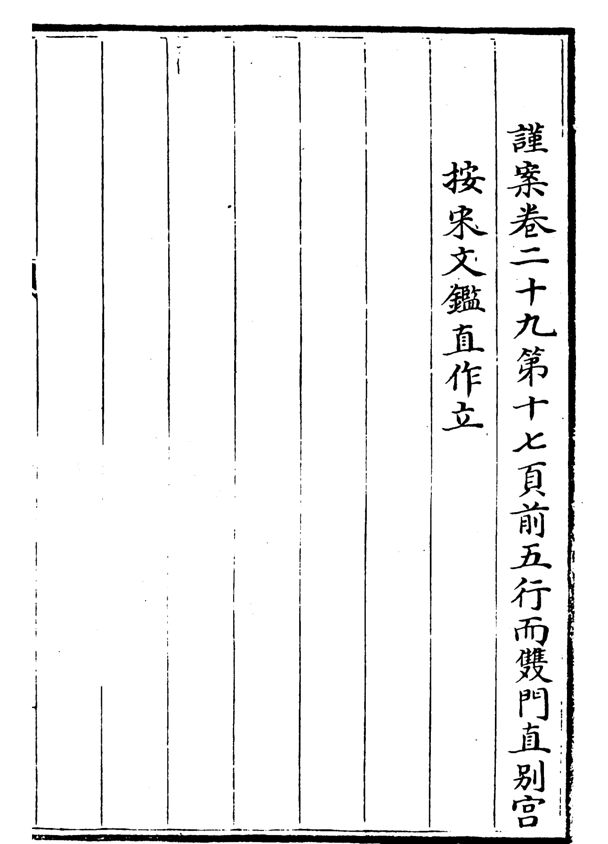
敏以求之者孔子之所以自貶聖而不居之意也是不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律天時襲水土删詩定書雅言執禮至於韋編三絶曰我於易則彬彬矣是固孔子所以學也豈曰我生而知之學皆可已哉雖然自其常通而不困語之神不可知而智則學者可以俱至舜稱智臧武仲亦稱智而臧武仲去舜遠雖才異亦學不造其極也學造其極則無不知故智之為言惟好學為能近平居無事反覯而内融上思千載若存若亡中攬四海

若隱若顯下索將來若絶若續譬空中雨欲數其滴有不勝知者矣欲知之奈何惟學而已矣學則聖人之智可近而不遠故物量無窮而聖人之智亦無窮用無窮逐無窮亦窮則凡理之不可勝知者有不能外吾之所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古人所以事至而辨物來而名也可謂不智乎事物之過吾前如日月更代而無止而吾知所以應之如井泉愈汲而愈不竭葢學之効如此不可謂不智也頃余術不與時偶廢官休其廛

八年而卷之草沒屐或哆之輒自語曰足固未嘗刖而
士相與戒而遠之曰是其術也不利人眂且招悔而表
君耕道獨往來從余者亦八年其意不衰或謝不見或
乍見而不留卒不懟或旦莫見或易與言如家人卒不
侮余歎曰甚矣耕道可謂好學也抑人所戒遠利近悔
奈何耕道猶笑自如而余記誦益落文字益踈顧無以
應耕道求又不敢以其不知而作者語之雖語之而知
也無涯使耕道何自入故第誦中庸語曰好學近乎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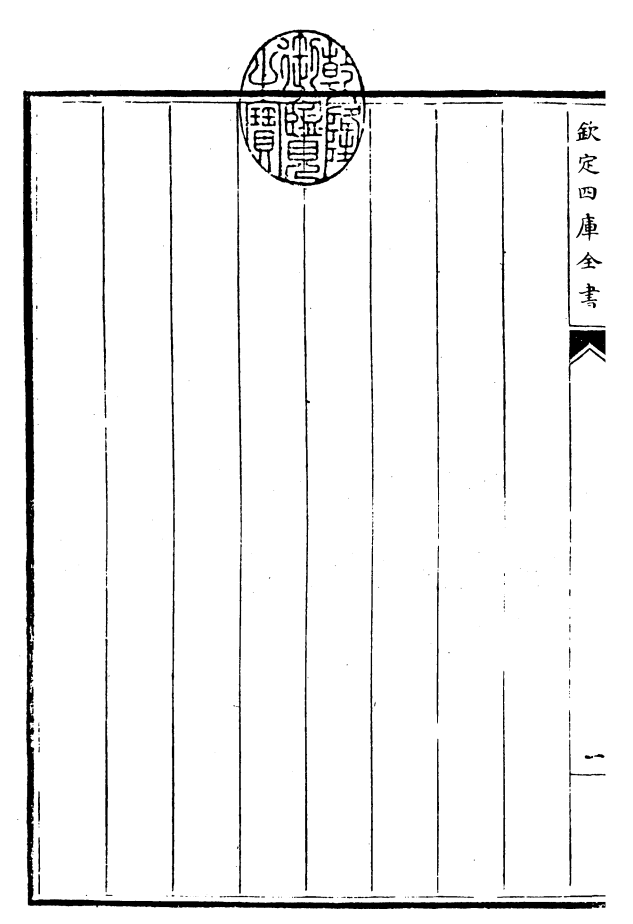
以勉之好學云者非孔子顏淵不得以私相與然各從其志獨顏淵得好學而已哉時習之為說譬氷水為之而寒於水苟不已則所不知當益知故求智者莫近反而言之則好官爵好貨財至塞其心如蹊間之茅者皆愚矣人之所以無知若草木自愚其心者耕道可不反戒而遠之惟恐其似若彼之相與戒而遠我哉因為之名其所居齋曰近智耕道勉之乃棟牖花竹起居之佚視聽之適則不足道也大觀四年七月十四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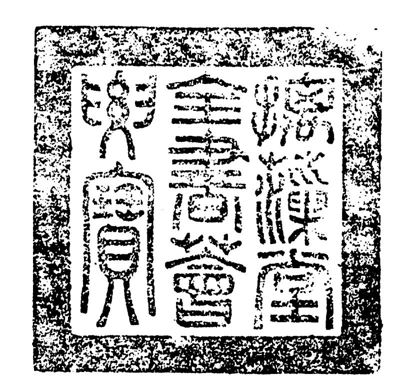
雞肋集卷三十



謹案卷二十九第十七頁前五行而雙門直别宫

按宋文鑑直作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煒

謄錄貢生臣王廷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雞肋集卷三十一

宋　晁補之　撰

記

新城遊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虯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

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虵其上有鳥黒如鵁鶄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絶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屨來迎與之語噩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

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海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䰟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怳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睡鄉閣記

睡鄉之境葢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

天地日月不絲不穀佚臥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游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反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反利害以謂凡其所自見者皆妄也昔黄帝聞而樂之閒居齊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葢至鄉既寢下大治如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爪為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始克商還周自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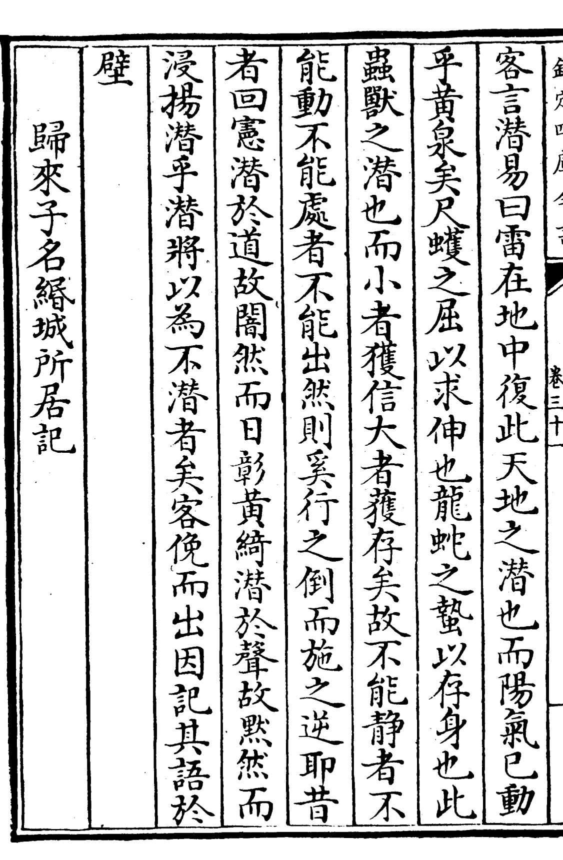
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為王作禮樂伐鼓叩鍾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黄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游焉騰虚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竒其學而游焉不得其塗大迷繆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秋傷生内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國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為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嚚然樂而亡歸或以

為之徒云嗟夫余也幼而行勤長而競時卒不能革豈不迂哉將因斯人之問津也故記之

潛齋記

潛室之廣無丈其高如之背陽而面陰違溫而趨寒高室雙翼外蔭老木翳其前小竹叢其右朦朧晻曖光景不曜蓋若蟄蟲伏獸之所潛焉而潛之名所為得也客過予者曰方今主聖臣良政恬俗康朝有鵷鸞野無豺狼可謂有道之世矣吾子生二十長六尺出不能提桴

鼓以動百萬之師左烏號之弓右昆吾之劒喑嗚叱吒北收祁連西虜靈夏入不能陪黄閤之末議聯紫微之別班正容端色以齊肅百吏操紙握管以號令四海今反幽幽默默逃形遠跡以頑處心以潛名室豈非所謂倒行而逆施者邪子瞿然而驚舍然而笑曰有是哉主聖臣良此吾潛之所為甘乎分者也政恬俗康此吾潛之所為幸乎安也朝有鵷鸞野無豺狼此吾潛之所為有殆乎享也而反以是而疑我頑其亦未之思耶請為



客言潛易曰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潛也而陽氣已動乎黄泉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虵之蟄以存身也此蟲獸之潛也而小者獲信大者獲存矣故不能靜者不能動不能處者不能出然則奚行之倒而施之逆耶昔者回憲潛於道故闇然而日彰黄綺潛於聲故黙然而浸揚潛乎潛將以為不潛者矣客俛而出因記其語於壁

歸來子名緡城所居記

少日讀書不陞孔子之堂自夔咎繇而下若巫咸傳說則器不逮遭時有用庶幾學鄭子產晉叔向之為人尚恐其遠且一國佐不足用天下事君慕汲黯劉向而媿二子之直且博顧嘗好孫吳頗通其說用以為策悟非已志輒去之獨於文詞喜左丘明檀弓莊周屈原司馬遷相如枚乘若唐韓柳氏古樂府詩人之作時時發於事又拙不工晚得釋氏外生死說始盡屏舊習皇皇如堂室四達無所依方寸之地虛矣又不喜晉人初不知

道徒窺其藩謂盡至清言誤世念身於古無一可數讀陶潛歸去來詞覺已不似而願師之買田故緡城自謂歸來子廬舍登覽游息之地一戶一牖皆欲致歸去來之意故頗摭陶詞以名之為堂面園之草木曰松菊松菊猶存也為軒達其屏使虛以來風曰舒嘯登東臯以舒嘯也為亭廣其趾使庳以瞰池曰臨賦臨清流而賦詩也封土為臺架屋其巔若樓瞰百里曰遐觀穿室其腹若洞深五步曰流憩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

也為庵抱陽而圓之以嬉晝倚南窗以寄傲也曰寄傲為庵負陰而方之以休夜鳥倦飛而知還也曰倦飛顧所居遠山水非柴桑比門直通道有長坂亘其前數十里故渠縈之蒲柳蓊然魚鳥之所聚有丘谽意俯而就其深為亭曰窈窕既窈窕以尋壑也跂而即其高為亭曰崎嶇亦崎嶇而經丘也凡因其詞以名者九既牓而書之日往來其閒則若淵明卧起與俱仰牓而味其詞則如與淵明晤語接𨓜躊躇自得無往而不歸來矣猶相

觀左右意不自足懼失淵明一語也因喟然太息自幼
壯至于白首勤苦蘄盡探聖賢之藴上則欲觀性而復
其初次猶欲慕古人著之行事晚無一諧乃徒恐迷而
忘歸又欲盡屏所習使空無有至爲一淵明懼不足何
哉學道者惡夸夸則不近且人才力有分以盡爲人之
所爲而求有功則常不足以盡不爲人之所爲而要無
事則常有餘夫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若淵明其
幾矣又陶之自敘云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

瓢屢空晏如也忘懐得失以此自終淵明誠於此有餘裕令余居不至環堵衣不至穿結食不至屢空以若所養為淵明固易而余遭盛時嘗見識拔汙臺省國恩未報而決然去之以若所歉為淵明固難一以為淵明易則是余與淵明俱欲以此自終而予難易乘除一以為淵明難則余於淵明得失亦未有辯也或曰淵明亦晉人抑知道者非耶而顧自以為其葛天氏之民與奈何曰嘗讀釋氏說譬如動目能搖湛水令余與子常動不

足以觀湛彼淵明湛者類也甞試與子去夫膠膠擾擾之蹊而處陰以休影若是者有年喉喘寧而顛汗止而后相與求淵明於葛天氏之國洸然見其塗巷乃余與子昔所嘗歷而去之火者乃今來歸而后淵明可侶其知道與否可得而議也

積善堂記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子贊易之言也而鼂氏得以名其堂何耶惟宋八世道隆而治洽皇帝以聖孝既右烈

考亦以教民孝詔歲丁亥為大觀元年因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故漳州軍事判官晁公諱仲康之母夫人黄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與其兄仲謀喜而議以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為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初不異往者於是丞相以為可而上之制曰黄氏藴仁積善享有耄齡可壽光縣太君其子榮君之錫而慶其親之享斯榮也以少牢告禰廟且告漳州又告其祖如禰廟禮

又周示其族人鄉黨作堂以奉夫人而名之曰積善退飲酒相賀為歌詩以敭訓詞以昭夫人之淑慎以慰其心而介期頤謂補之曰吾君盛德在書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其賚及我家爾頃為春官屬列太史氏此國之昭典盛事家之餘慶爾職書之補之曰諾禮祝則名君為神厭也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為尊厭也自夫人言之皆子而下若載事法皆名昔晉欒書實鍼之父鍼為右書以將越載君鍼曰書退鍼名父不悖禮猶

在益恭之列非車上僢之類請以諭不知者而後書惟晁氏自漢大夫以忠探七國之禍本而撥之以安劉氏劉氏無遺禍享國四百年而大夫不終漢禄以身膏東市奉祀無聞焉又千有一百餘年而文元公起家仁義忠信樂善不勌荅具於天爵實兄弟三人伯刑部侍郎補之高祖也叔吏部尚書夫人舅也皆中和孝弟慈惠而愛人用鍾其慶六世子孫男女嬪婦至口五百而夫人為子婦今存屬最尊又獨享是壽禄康寧悦豫晁氏

之積善皆歸焉抑晁氏自文莊公秉政勳業在王室逮
今六十餘年而仕益微似不可振而夫人之仁善於是
獨報將其子誠孝幹毋之蠱神實祐之亦夫人少囍約
晩迺儲此如訓詞言葢六世口五百未有及者雖來者
未可知抑鮮矣豈造物者報其人雖如易語積善必有
餘慶而享斯報者亦必如夫人淑慎身所自履有以致
之耶然晁氏為善者亦多矣或不享又何也不然吾宗
之餘慶久蹟且復起將自夫人啟之夫人既屬尊歲時

集會子孫族人螽斯雁行官學者冠者提者抱者少長咸在而補之酒於夫人為族曾孫年五十五矣獨素髮垂領搢笏跪起以壽夫人於羣從之後葢世之老人見曾孫尚多有之如夫人見曾孫數十其長者已白首又自有孫在昔良少於是具載本末以為世積善者之勸云

永感堂記

東平董耘武子年少以孝聞既葬其親天堂山之下而

築堂其北以享以居而牓之曰永感書來求文曰非以記室宇之陋也以極耘不孝之思也其泫然曰其少孤不天中年太夫人棄養愛生不能死以皇皇就食于四方遠者十年近者四三年迺一歸手拔墓上草則泚吾顙我尚忍記吾武子斯堂也哉天下莫悲於言莫悲于音若曰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的則音無此最悲也夫隱鉤珥奚取於為音緣名而益悲則武子之名斯堂其意悲矣天下豈有無親之子哉捨所厚而

從其薄或宦學遠鄉里無朝夕養死且不葬聞斯堂之名則怛然内熱如吾泚者多矣而武子不泚是乃武子之所為以孝聞者也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孔子曰孝哉閔子騫宰我曰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曰予之不仁也充武子之志則雖未敢曰方孝於子騫而尚足以愧不仁之宰予豈但泚夫如吾泚者而已哉是乃武子之所為以孝聞者也人亦有言忠孝不兩立王尊叱其馭於九折坂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士亦以是藉其口捐其親從利而不顧然有王尊之志則可不然食人之食以老無補而靦其面於人間託移孝以自恕駑駕歧道而亡羊聞斯人之風其亦庶幾乎有慙而復也哉年月日鉅野晁補之无咎記

宋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軍州事贈特進吏部尚書南安晁公改葬記

贈特進吏部尚書晁公以慶歷四年九月己酉既葬於祥符大墓矣後六十六年實大觀四年三月壬寅改窆

于任城魚山先是祥符地卑多水患自特進公五子伯庫部公而下雜然以為慮而叔虞部公尤患之議遷不果至是特進公子皆前沒而虞部公之子泰寧軍節度推官前知莘縣事端禮朝散郎前通判徐州事端智相與議必成其先志以告羣從諸孫及庫部公之孫補之等曰祥符水患諸子之責猶諸孫之責也且特進公之子庫部公而下皆葬魚山遷魚山宜抑族墳墓以安神則從以為嘗合食則類又宜衆曰唯於時諸孫存者莘

縣為長葛縣迺走京師告特進公墓并舉河間縣太君劉氏之柩護奉以歸啟窆易槨攺隧惟美凡資用皆葛縣力也初補之居蓬萊縣太君喪始學地理行視魚山崦中若虎若牛回抱踞盼勢盤薄可喜乃厚其賈取之手植四松定南北既命師袁才筮地袁徙其域稍東纔五尺而止前十丙室遷庫部公與夫人之柩至是以特進公劉夫人宅丙室而將以壬甲二室遷庫部公與補之考朝議公以從特進公兆焉既即事又屬補之記本

末而特進公氏諱爵里行事之實已載端明殿學士李淑所撰誌銘中不復書獨記改卜及所告祭文并納壙中若庫部公諸弟子孫婚宦則各具於銘誌皆不復出云曾孫朝散大夫管句南京鴻慶宮飛騎尉賜緋魚袋補之謹記

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李公生祠記

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隴西郡開國李侯棻少以文詞及進士第所居官官治爔然有聲於搢紳間公卿大

臣若當塗之顯人言其才可用者以百數而侯於莅官務盡其心力葢慕昔人奉法循理不肯少如王多如石者故人不得而置親疎世亦不得盡其材而侯亦超然自得於二累之上守其操不改外若不足而中無愧焉者也尤長於治郡有遺愛於同華商邠四州而蒲又侯之里也故士以其老成為矜式民懷其舊以謂知吾俗而不迕吾安其治而不忘者莫如侯乃相與謀其子弟若邦人之樂善好誼者為侯立生祠會補之自尚書郎

出守蒲下車拜侯於里中問民所疾苦求施設之方且誦秦穆公求黄髪則無過之言以為請而侯亦欣然傾葢晤語與之忘年又因以教邦人諸生悌長而貴老此守之事補之之志也或曰以侯之才雖官視九卿年耊耄以康寧而食飲猶為不遇補之曰士有志遇不遇有命若常情言者仕而不至將相皆不遇也以義則一官而可以行志皆遇也龔遂黄霸郡守也而尊魯恭卓茂縣令也而貴其同時公相位四人上者豈皆傳然則貴

且尊果不在爵遇不遇惟其所施屈吾指以數往行而
吾無愧焉者則吾之遇不既有餘矣乎嘗試過侯之居
陞高以望其前則太華削成四方矗然倚立而叅天右
則黃河出於龍門洶乎跆蹙而鳴地南則首陽危顛不
毛伯夷叔齊之所登也東則王官深谷絶跡司空圖之
所藏也因顧侯而語想見古昔之盛夸奪相雄間不容
息與二三君子之遁逃一世寂寥長往雖勢相什伯皆
忽然而過如吹劍一吷何有得失而侯乃以少壯陳力

有政四州老乃休此固異於斯人者皃童流輩如風中燭而侯獨白首笑傲康寧食飲如平時有何不足而慕夫世之役役生趨榮而没有恨者以為愧哉因舉酒而起為侯壽曰樂哉非不遇也崇寧元年九月旦日記

雞肋集卷三十一

雞肋集卷三十二

宋 晁補之 撰

銘 贊

文恭胡公硯銘

天不愛道實生異人地不愛寶發為物珍人惟文恭物則硯美介如石焉斷可識矣公在塲屋文詞崛奇此硯出之如虹如霓公來侍從詔命雍容出此硯中為雷為

風公居廊廟謨謀宥密亦此硯出以澤萬物遺其子孫析墨棄筆世不乏才亦卿亦弼貴人有金後益不學硯如龜殼以支床脚粤公是作

端溪硯銘

森然星辰不可以天文隱然堆址不可以地理有儵忽相遇之際或執其樞雲翔而雨駈似神而非於是以茁萬殊

七星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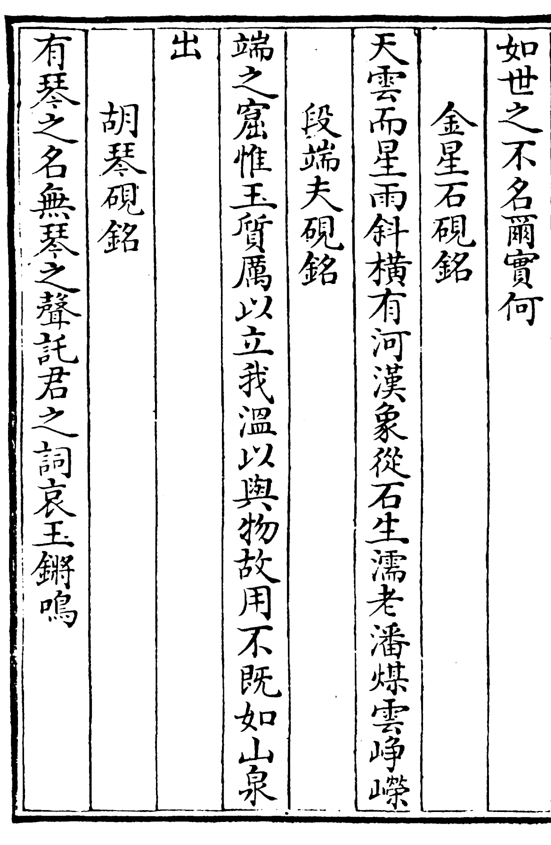
如天其蒼匪正色杓檇魁杭森的皪有尊如辰粤帝宅其傍嘒者儼若客廣野成宫象所積古媧擣鍊疑此石不敢箋詩以寫易斯文星爛從爾出

大圓硯銘

黑月模汗兩奴利與黟突居難與揭篋趨爾圓其外亦不可轉視吾爾硯

歙硯銘

�其貌虛而不屈溫其俯動而愈出𢌿溪之名躡溪實



如世之不名爾實何

金星石硯銘

天雲而星雨斜橫有河漢象從石生濡老潘煤雲峥嶸

段端夫硯銘

端之窟惟玉質厲以立我溫以與物故用不既如山泉出

胡琴硯銘

有琴之名無琴之聲託君之詞哀玉鏘鳴

賈甥書几銘

仲遠好學辭藻良贍逸然有子貢之感時倦而願息聞之吾師曰生無所息仲遠其務自彊而夕惕

八僊桉銘

東皋松菊堂飲中八僊桉八僊何必來松菊自吾伴

藥篩銘

得精於𥳑爾病惱除過百草木無以苦荼

以洮研易賈彥德所藏端研因以銘之

洮之厓端之谷匪山石惟水玉不可得兼一可足溫然可愛目鴝鵒何以易之鴨頭綠

贊

東坡先生真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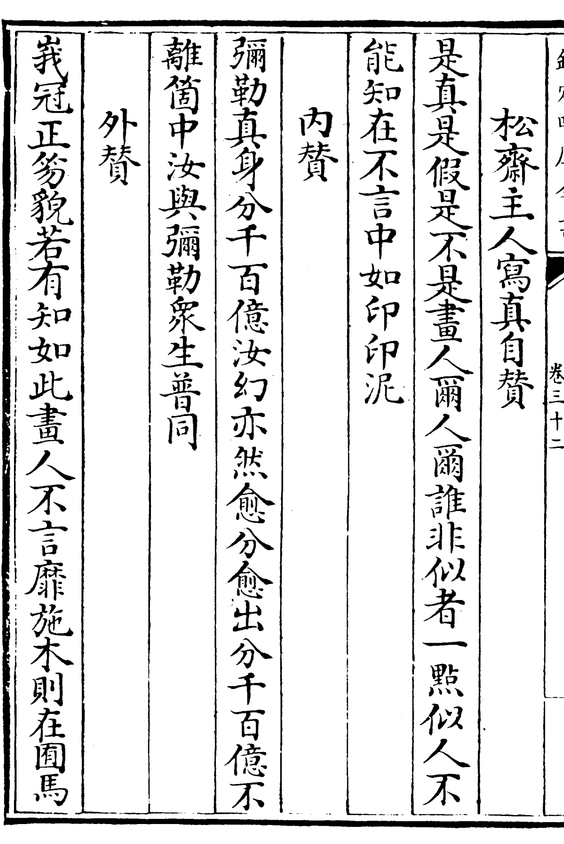
非儒非僊非世出世間不可以綸繳亦不乘風雲而上天何居乎猶心醉經目營海既逍遥乎濤瀨忽焉横杖按膝而舒嘯鸞鳳之音猶隠耳而人固已反乎無在也

三老圖贊

如畫無言謨夔禼前如畫不動才文武用或問管仲子曰人也仲如其仁以君霸者聖有踐形賢有具體若三人者可謂人矣

南華真人畫賛

乾餰坤頤口海鼻岳其眹日月大空之灼其詞風雷萬有之作魚乎周乎不在濠上周乎蝀乎何有夢想惟周能蟲惟蟲能天匪我則云然周則云然謂之聖人者非也



松齋主人寫真自贊

是真是假是不是畫人爾人爾誰非似者一點似人不能知在不言中如印印泥

內贊

彌勒真身分千百億汝幻亦然愈分愈出分千百億不離箇中汝與彌勒衆生普同

外贊

峩冠正笏貎若有知如此畫人不言靡施木則在囿馬

則在廢匪用于梁亦不以騾木馬何咎

李夷行易初贊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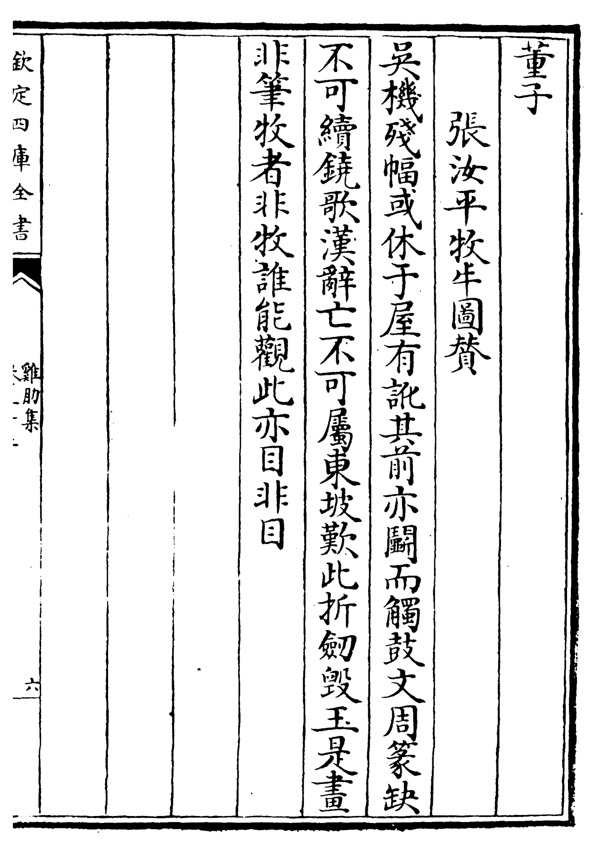
元豐初補之教授北門而易初為掾汶上以事至魏相與語甚歡建中靖國改元補之守蒲津而易初在幕府始得其為人之詳易初形貌神意無塵俗累趣閒而技通中介特而外猗移輔之以學問未見其止古之所謂可畏者為之贊曰

頎然而長者君之狀如竹如松脩然而遠者君之意冥

寘飛鴻退然而藏者君之行有時女容介然而高者君之操雲間孤峯蔚然而葩者君之詞草木青紅盎然而和者君之氣觸物者同載是六者虛而游世孰叶唐許儷車彼視

董汲秀才真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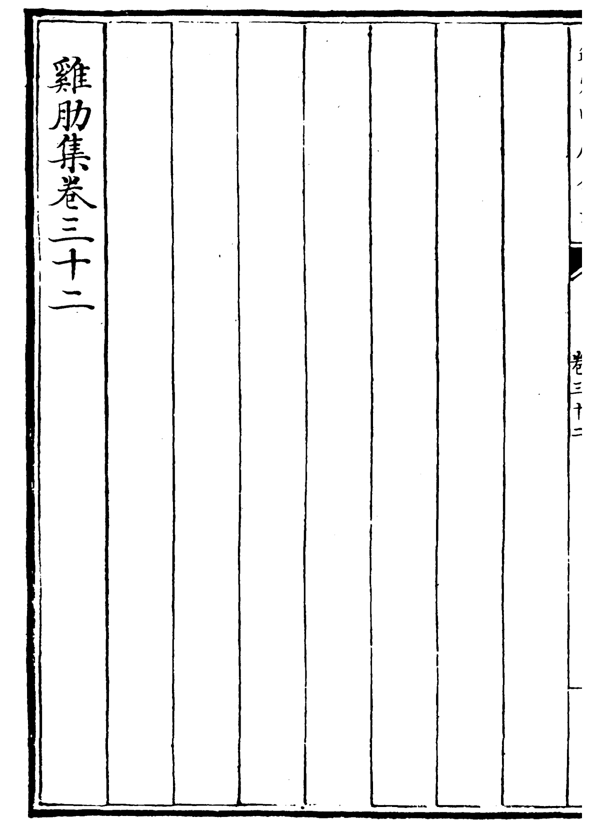
鵲實非脈假脈而言太子可起和實以脈遺脈而知良臣將死故鵲不能死生而和不能生死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術兼於道是謂醫理誰其知之惟汶陽



董子

張汝平牧牛圖賛

吳機殘幅或休于屋有訛其前亦鬬而觸鼓文周篆缺不可續鐃歌漢辭亡不可屬東坡歎此折劒毀玉是畫非筆牧者非牧誰能覿此亦日非日



雞肋集卷三十二

雞肋集卷三十三

宋 晁補之 撰

題跋

題段慎修紙

傳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畏糧就學者成羣半塗而廢者皆是則多歧與多方之迷也端夫年少才秀苟無畫力不患不足者要之適越無北轅求前

無却行則道遠乎哉雖然其術云何曰就有道而正焉耳故韓愈之教人欲識路

又

世之言曰抑學似賈賈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通故貨蓄學必之衣冠之聚見聞切磋之徒廣故學富是不然蜀寡婦清守丹穴以雄其鄉諸葛孔明耕南陽出而為霸王師此非通都往來衣冠聞見之效也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可也

題陶淵明詩後

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碔砆之於美玉是已然此猶在工拙精觕之間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藴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

閒而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𢍰間求之以比碔砆美玉不類崇寧三年十月晦日晁補之題

題分甘亭記後

趙彥脩以帝冑妙齡秀發不懷宴安之習志學而慕義與一時文人勝士交如恐不及故蚤有美名於流輩間窮山物局僧齋旅寓一木之美不足道也而二三子為之記且書焉文辭筆墨爛然可觀惟彥脩有以得此也嗚呼學之不可已也如此哉元符庚辰五月十日南陽

晁補之題

題白蓮社圖後

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作用志不分迺凝於神張顛觀公孫大娘舞劒而草書長進此豈筆墨蹊徑間得之耶齊魯俗樸工技世守知變通者寡而繪畫史孟仲寧獨善學知余得意繢事中惠聽余言使集吳道玄閼仝韓幹魏賢李成郭忠恕許道寧數子精筆為白蓮社圖甚似

題小飛來詩後

楚山之勝者曰九華吳峯之異者曰飛來往時湖口李正臣藏怪石數十種其一㻺而九㟧武功和仲曰是壺中九華也則一旦而售百金近時祥符袁耕道亦得其石於豫章小而特頫川龔喜曰是小飛來也耕道則抵掌喜而懷之曰是當與壺中九華俱名天壤間雖一拳小然吾不以百金售大觀戊子六月壬申緡松菊堂題

書王蠋後事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刳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馬學者不

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黄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潔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義以區區之晝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為之却三十里不敢逈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

不滅也數為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晝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絶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禄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

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怍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時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卿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讐而懐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

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莫為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騶衍田駢愼到樓子環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

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書毋丘震御印歷紙後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於衆舉皋陶湯選

於衆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

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千百年所當循而不改者

然自昔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於上是非公於下

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為已甚而不肖者不待

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俗隳賢不肖陵雜而人才益

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鬬士

充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捄其弊

哉恭惟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

以宋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孟昶開寶四年俘劉鋹八年俘李煜而錢俶恐懼請命自負其版至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又虜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老見白袍舉子皆喜相賀曰此輩出天下太平矣而太宗皇帝以上聖繼統丁投戈講藝之時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嘗以淳化五年十月二日躬臨便殿自閱羣士蓋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略去銓衡常格而書其莅官之日與其功過於所謂歷

者詔曰使御印給付本官而又皆以宸翰冠其首有惠愛臨民奉法除姦之訓被此選者咸自榮耀以為不世之遭而秘書省著作佐郎譙人毋丘震在選中自莞庫擢通判晉州而震竟以清白有治績終亦盛矣哉其後治平之歲久學校亦興天下之為士者日以多以臣補之為郎時計之選於吏部者自京官而上蓋數千人而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內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為士者愈多而益賤豈其行已任事皆愧於昔人而然蓋必

有知之者矣然則太宗皇帝所以初平禍亂不遑暇其他而獨以選士為急務至不以付宰相而親閲在廷之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者豈特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鈌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導宰相於黜陟之公訓有司以銓衡之審宜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得人稱盛而後世皆榮於為士以迄于今其選有司者至數千人若萬人其盛無以復加豈不以此哉嗚呼太宗皇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時而考之徒曰上必無為而

用天下至選人才當責宰相而上不知太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深下不究孝宣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為漢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務故臣補之謹拜手稽首序其事以歸震之裔孫潤州觀察支使莘使藏於家且以告將來之未知者云崇寧元年七月初八日具位臣晁補之謹記

書陳洎事後

補之先君嘗記見聞數十事未編次其一陳公洎初為

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其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冤死待我而申爾曹依違懼既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詰琳琳又迎

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隂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云補之少聞自恨不及識公後二十餘年乃見傳道於淮南見履常於京師實惟公諸孫二君詞學行義為東州聞人以謂公之餘慶在是也後補之執喪於緡傳道始出公詩數十篇確然其政温然其和想見德操之所發於言詞者聳然增慕昔韓愈有云本深

而末茂形大而聲宏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由公事於愈之言益信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孔子之所謂善人者蓋嘗歎息以為吾不得而見之夫若是其重且難遭也然使其得位而為之其功猶在於百年之後令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皆諸侯世守而令以守令治遠者二三歲近者滿歲又其近者數月而徙幸而

治且有聞者則徙愈亟曰一人去有一人焉充之則已矣昔子產為鄭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敎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子產古之遺愛亦可謂善人者非耶而用其民一年不惟未信而已也至相與訟怨而斬殺之三年而後怨者化而懷仇者慕而如父母然使孔子論之至於勝殘去殺猶未也則責治之效欲其緩而遠者如

此故唐盧懷愼亦深言數易地之獘以謂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遠則不盡其力至於禮義之不興風俗之不一户口之所以流散倉庫之所以空虛悉皆由此而後世官日以冗遷易旁午民不得休蓋其初嘗怪三代雖逺聖人之事不傳下漢而言如龔黄卓魯政事之才亦豈乏遂不可得而見吏治苟且滋甚如此特責其古人百年之事於後人不暖席黔突之間夫豈惟遂覇恭茂之徒斂手而未得施而賢如子産方

用以得殺無足怪也而況奉法循理之吏類皆仁厚君子不暴而裕者如陳公之守綿蓋更六考而後僅得施其髣髴修庠校損庸役便轉輸勸賙貸綏背蠻折留獄興圩堰繕郛壘皆有次序而一時大人君子皆以循吏稱之雖陳公之所學而未施者不止於是然使不得六年而為之雖綿州之政事亦未易志也昔陳平有興漢平難之功而其自訟以謂我多陰謀子孫不昌陰謀雖有功神所不報而循吏不欺君子不賊民其事顯在陽

德夫顯有施於物者則物亦將顯以報故君子知臧孫達之必有後於魯也公之子唐從吾游亦長者似其先人云

書魯直題高求父揚清亭詩後

魯直於治心養氣能為人所不為故用於讀書為文字致思高遠亦似其為人陶淵明泊然物外故其語多物外意而世之學淵明者處喧為淡例作一種不工無味之辭曰吾似淵明其質非也元祐辛未清明前一日符

離舟中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湖口李正臣世收怪石至數十百初正臣蓄一石高五尺而狀異甚東坡先生謫惠州過而題之云壺中九華謂其一山九峯也元符己卯九月貶上饒艤鍾山寺下寺僧言壺中九華奇怪而正臣不來余不暇往庚辰七月遇赦北歸至寺下首問之則為當塗郭祥正以八十千取去累月矣然東坡先生將復過此李氏室中嵒崒

森聳殊形詭觀者尚多公一題之皆重於九華矣

跋林逋薦士書後

余嘗出錢唐門遵湖放北山一徑趨崦委曲深遠菱荇魚鳥可樂過林君居拜墓下塵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棣間詩褰徊彷徨有羡慕也吾師疾固見耦而耕者曰不可與同羣至點鼓瑟希則喟然歎曰吾與點士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其天情自踈莫可尸祝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輓後來

欲其聞達則反復致志如恐不及賢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元豐五年七月十四日晁補之記

跋廖明畧能賦堂記後

常物之情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相反者二列禦寇曰令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此志與氣之所禀者有餘不足不能相易而自相反者一也王弼曰陵三

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此志與氣皆有餘而勇敢柔於禮文悍鄙屈於嗜欲物或移之而自相反者二也語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夫儼然而能温温而能厲此豈常物之情自相反而然將君子有以反之能莊而能同者也蓋余同年生廖明略學問博古志操如雪霜然以方北郭順子則清而末容故攖世患嘗觀曾敬之會稽尉廨梅花而以宋廣平事名其堂曰能賦是其久摧剛為柔意少貶而

然者也而余亦嘗論廣平嚴毅所謂沒向千載凛凛猶有生氣者至於人之所同為不害其異而鹿門子庸何怪乎張良崔浩皆昔之所謂豪傑良宜魁梧奇偉而狀貌迺如婦人女子浩若不勝衣者而胸中所懐踰於兵甲夫形容趣好之相反何足以識君子之大體也而敬之妙年天材俊異文章論議過人遠甚借曰未識於事其大者固已先立矣以廣平之鐵心石腸而當其平居自喜不㾕為清便豔發之語則如敬之之疏通知方雖

平居富為清便豔發之語至於臨事感憤余知其亦不害為鐵心石腸也而明畧所以期敬之不亦遠乎然敬之不汙以干時乃若廣平之開府與不若廣平之遇則敬之固自曰有命元符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題

跋東坡所記漳守柯述異鵲事後

政以得民心為本而以信及豚魚者為至易之意若曰豚魚信猶及之人可知矣吏無愛物之誠民心不附之

雖鳳皇下嘉禾生諸難致之物畢至非祥也夫必有誠心實事如柯侯述之得漳民民以為惠而鵲應之斯異矣古之循吏民不忍去之如父母故史板其蹟而書之虎徙珠還雉馴蝗去後不復見此久謂徒虛語令迺知之廣陵掾畢乃侯長子數與余議疑獄不附重近古所謂求生之者其世有陰德當不愧於東坡公所期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无咎題

跋董氏唐誥

京東將供備使董侯嘗夜過余曰我之先有仕於唐顯者曰京兆尹諱叔經不知於我幾世祖也我家歷五代至仕本朝子孫世謹厚故傳其誥猶在因就予求燭出卷書其一則京兆君為順宗山陵副使祕書監兼御史大夫元和六年閏六月六日告也謦京兆君良美首尾無漫鈌雖甚細字皆可識蓋盧景亮為中書舍人所行予起喜曰憲宗唐中興賢主初年順宗未葬劉闢反西川正月高崇文出討七月葬順宗豐陵時京兆號多事

而尹以此時進才選也盧景亮稱善屬文以直諫知名元和間譽京兆君良美其辭當不誣可為董侯慶然獨怪京兆君為憲宗用若此宜有政事聞於時而其施設不少概見何也間以其年月日攷之舊史則不謬而閏六月之六日為戊辰凡氏諱與官及平章事以下名於告者舉合自閏六月之戊辰始命至八月之癸未以卒其莅京兆之日七十六而止前此為尹者兵部侍郎韋武後此為尹者尚書右丞李鄘而新史尹不書故逸董

氏餘考之又合其名於告者曰中書侍郎為鄭絪自中書舍人遷曰門下侍郎為杜黃裳自太常卿遷曰給事中為歸登自兵部員外郎遷曰吏部侍郎為趙宗儒自右庶子遷絪黃裳號賢相登宗儒讜直不回皆元和初一日時才選也最後郎中兼者卑不顯乃不得質予嘗讀韓愈順宗實録見李實以不任職貶知唐重京兆尹也自李實接韋武中間二年憲宗始即位二相賢新用且京兆號多事擇人固宜重時百司官多改置韓愈亦

自外入為博士皆以是年也愈後寖用乃至京兆尹其選亦難矣董氏雖施設無所見余能語其賢者以一時事知之當如此後二告皆董㴸一曲沃簿一猗氏丞長慶大中時告也漫缺不若前可識獨曲沃告有蠅頭字考即京兆君祖為珪曾祖為端里為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貴胄里而端以下及㴸凡四世粗見乃次序歸董侯董侯中武舉為將知方略慕古人也必有功名以不媿其先世云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晁補之題

跋陳伯比所收顔魯公書後

顔公以耆老忠義縊於賊手世言公尸解不死開棺肌肉如生爪透手背邢和璞聞而歎曰此所為形仙後五百年雖藏金石之中猶當擘裂飛去嘗憶太平廣記載有戍軍數千人忿不相能欲自將攻其部將忘其姓名力不足制升高謝衆刎頸而死衆為之解後見夢於茅山道士曰帝見吾為五百靈官之一有大功於物者死而不亡自昔然也至公筆法奇偉雖其天姿獨得亦忠

義秀發能然柳誠懸所謂心正則筆正者而世人乃欲以其塵埃倭墮之姿追蹟紙墨之間遠矣

跋翰林東坡公畫

翰林東坡公畫蝌蘭陵胡世將得於開封夏大韶以示補之補之曰本朝初以辭律謀議糸取人東坡公之始中禮部第一也其啟事有博觀策論精取詩賦之言言有所縱者有所拘也其謝主司而譽其能如此曰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葢公平

居胷中閎放所謂吞若雲夢曾不芥蔕者而此畫水蟲瑣屑毛介曲隈芒縷具備殊不類其胷中豈公之才固若是大或出於繩檢小亦合於方圓耶抑孔子之教人退者進之兼人者退之君之治氣養心亦固若是耶嘗試折衷於孟子之言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歸墟瀣沃不見水端此觀其大者也牆隙散射無非大明此觀其小者也而後可以言成全或曰夜光之劒切玉如泥以之挑菜不如兩錢之錐此不善

用大者也余於公知之

跋李遵易畫魚圖

魚之醌以千百數且一物而極巨細之形者惟魚天池之鯤其大不知其幾千里毫素之宮不能追也長塘之水一斛而魚半斛其小如針鋒毫素可追不能工也則夫可追而工者不過於九澤之所同有九罭之所常萃鰽鯉鱒魴頒首萃尾之間葢見者能識之然世猶以謂畫師喜為鬼神而憚為狗馬鬼神怪幻易以罔人而狗

馬與鰽鱒所常覩者夫人而能指其失故工此尤難是不然夫鯤以海運而針鋒若滅沒世固無覩鯤首尾之目針鋒鱗之眼則欲窮巨細之倪至此而能者俱靡且凡魚亦不一狀則畫之難工又非若狗馬比然嘗試遺物以觀物物常不能廋其狀盡得一魚之意則鋪几尺紙曰此天池也此長塘也廣狹不移而皆在一以為鯤則稽天之涯覩不見其不足一以為針鋒則蹄涔之態具不見其有餘大小惟意而不在形巧拙繫神而不以

手無不能者而遵易亦時隱几翛然去智以觀天機之動蚿以多足運風以無形遠進乎技矣庚辰三月六日晁補之題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沙丘之相至物色牝牡而喪其見白於畫類之以觀物得其意審故能精若此魯直曰吾不能知畫而知吾事詩如畫欲命物之意審以吾事言之凡天下之名知白者莫我若也漢舉於學慕魯直而喜白畫時時自撮筦

為竹枝飛鳥煙雲天機殊妙以比文字殆似魯直自然獨得不可相與者予既拙於語言而畫又非所能學嘗試以此內觀譬聞解牛得養生其可哉

跋董元畫

翰林沈存中筆談云僧巨然畫近視之幾不成物象遠視之則晦明向背意趣皆得余得二軸於外弟杜天達家近存中評也然巨然蓋師董元此董筆也與余二軸不類迺知自昔學者皆師心而不蹈跡唐人最名善書

而筆法皆祖二王離而視之觀歐無虞覩顔忘柳若蹈跡者則今院體書無以復增損故曰尋常之内畫者謹毛而失貌乙酉十一月二十六日晁補之書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畫本

恕先高賢絶藝世所共知其筆墨精妙蛇蟬變化壽臣父叔記之矣然恕先要為難知以為異人耶自應會意物表不當復賓賓效世俗為者而此畫本範模闕𠯁輩一二曲折毫髮點綴惟謹不謬豈大匠誨人必以規矩

者歟其遺跡不多有世傳圖上一角數峯疋素本末作童子紙鳶中引線满之離絶匠意此又豈規矩筆墨可求者哉彌明道士云吾不解人間書而石鼎聯句極唐詩之巧語侯劉輩以謂吾就汝所能者為之恕先其近是哉

䟦化度寺碑後

余觀古人惟德操皆素定而能伎所長不同趣人物之盛莫近於唐然名詩者或不能賦名賦者或不能文名

文者或不能字畫字畫之工率愧述作也以其習之專守之不易故各能盡其妙類承蜩丈人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歐陽文忠公嘗云牡丹花之絶而無甘實荔支果之絶而非名花昔樂天嘗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付與耶雖然二物者惟不兼物之美故能各極其精信哉是言歐虞褚薛唐初以書顯者捨其徳操而論亦不聞它能伎如其字畫之精也嗚呼此其所以精乎學者能以是心學專且不易古人之事業何求而不得况詩

文與書哉而後之君子學則皆有侈心必事事在人先故五伎而窮

跋謝良佐所收李唐卿篆千字文

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傳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獨得書工筆吏竭精神於日夜盡得古人點畫之法而模之穠纖横斜毫髪必似而古人之妙處已亡妙不在於法也而謝侯所藏幅紙書千字文特竒巧圓方不失而飛揚自如過其流輩遠甚蓋一時絶藝也然

謝侯好玩甚多書畫硯墨類皆第一室中之所藏固有精妙過於此者覽其一知其它稱是也

跋第五永箴

高彪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然予謂箴亦詩若賦之流爾昔賈誼鵩賦句皆如詩四言而但中加兮字屬之至誼傳乃皆去

兮字則與詩箴何異彪與崔琦二箴亦四言之敷暢者名箴而實賦也

跋蘭亭序

始予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敘事蓋譎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敘若是貴耶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為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者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異

於得原失信不為而去矣晚多閒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猶愛而不能置顧甚於少年喜官爵遲莫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足遠速在推心致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哉全魯存鄭利重於譎也愛蘭亭叙事小於欺也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累

物鈞病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緡東皋流憩洞李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跋曼卿詩刻

右石公曼卿詩自書曼卿與蘇公子美齊名兩人皆歐陽文忠公所畏澄心堂詩所謂曼卿子美皆奇才者也又曼卿墓表其畧曰曼卿先世幽州人少以氣自豪讀

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頋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云文忠公一代儒宗曼卿於補之輩行闊四五詩工字妙不當從補之議當如文忠公語也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為此邑人作者多劉君一也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尤為佳句其地在邑東郭近秦城古寺蓋太宗時御史張公穆之别業園諸子之所營也逮補之寓此蓋七十年而荒墟廢址狐鼠之所

跳嘷獨兩大檜蒼然猶在其枝半死半生蟠鷙奇怪想見山陰品彙之盛微詠石句為之太息歸御史曾孫大方曰嘗試復之崎立兩亭當為子名之以其語一曰樂意一曰生香以記曼卿嘗醉此亦知子先世與曼卿厚子令不可得也大方曰唯歲再春大方率清曉出郭門或問之曰東園壅培事恐後會大方猶子舠與同里郭力又以曼卿此詩刻石欲補之書數字石上迺摭文忠詩文并附題園亭詩事其末為夫後來益遠前輩奇偉

有如石公至不知其名字志行終始何如人故詳出之大方字廷賢芻字堯詢力字進道皆里良士而堯詢自云藏曼卿書詩猶十數大觀二年三月己巳潁川晁補之无咎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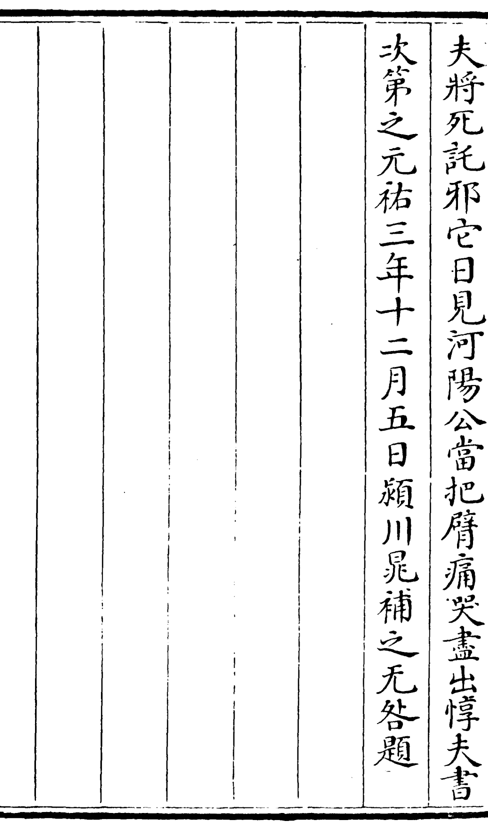
贈劉範子

緡城人喜治園圃而余故人劉邦式西郊達觀亭為甲高竹大柳臺可眺而池可釣也余紹聖間始居緡日從邦式語邦式不外修形貌而中玉雪蓋方今隱者也後

數年復來亦治東臯五畝宅以老而邦式亡矣見其子某慨然書此崇寧二年六月望日

書邢惇夫遺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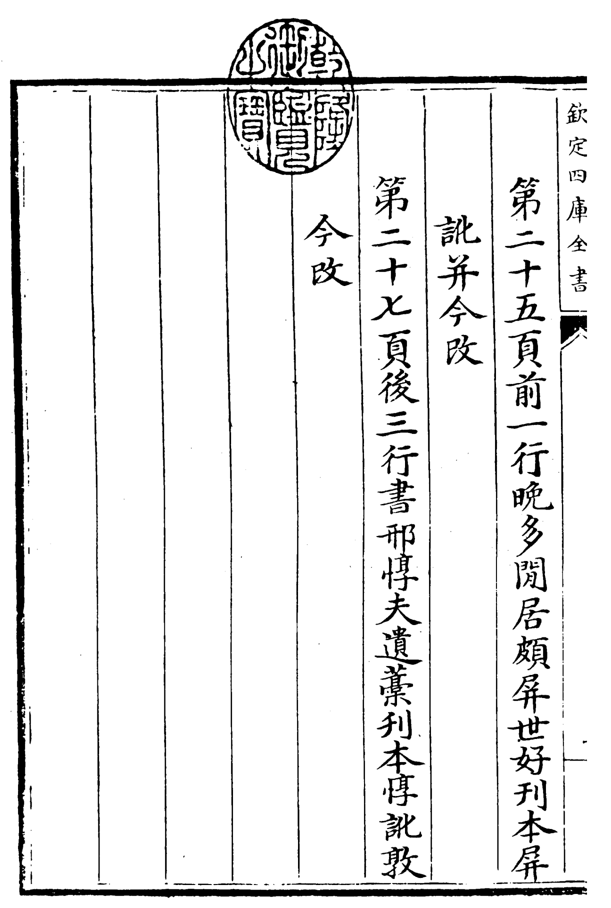
邢河陽既哭其子惇夫以書抵山陽李端叔云吾兒垂絶時問所欲言曰願得豫章黄魯直狀其行以累高郵孫公銘之而遺藁以屬補之為序端叔為補之言補之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賀矧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便欲追逐古人充其志非特為賀者而已然吾豈可以負惇


夫將死託邪它日見河陽公當把臂痛哭盡出惇夫書

次第之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潁川晁補之无咎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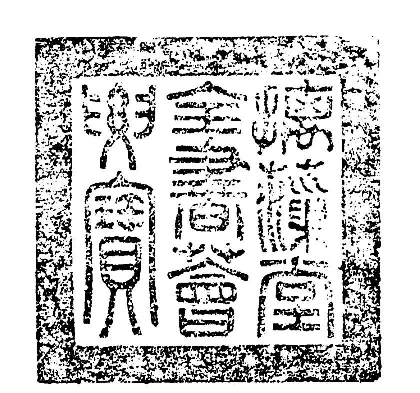
雞肋集卷三十三

謹案卷三十一第四頁前五行豈非所謂倒行而
逆施者耶刊本行訛道據下文改
第七頁前五行則是余與淵明俱欲以此自終刊
本俱訛倨今改
卷三十二第五頁後二行蔚然而葩者君之詞刊
本詞訛同今改
卷三十三第六頁前六行樓子環刊本樓訛接據
史記改



第二十五頁前一行晚多閒居頗屏世好刊本屏訛并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三行書邢惇夫遺藳刊本惇訛敦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録貢生臣王廷樞

謄録監生臣杜成